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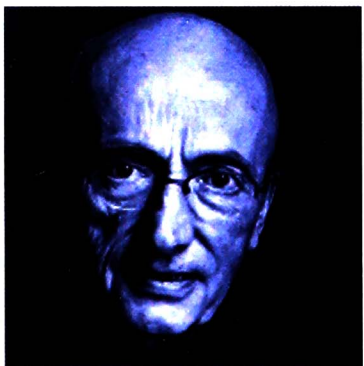
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

漓江出版社

*La fiction du politique:
Heidegger, l'art et la politique*

(法)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 著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刘汉全 译



014019858

B516. 54

58

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

(法)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 著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刘汉全译



B516.54

58



北航

C1707363

漓江出版社
桂林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La fiction du politique; Heidegger, l'art et la politique*

©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 1987,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Lijiang Publishing Ltd.

Through Lixin Zhang ZBL et Associés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法国 Lixin Zhang ZBL et Associés 艺书版权公司代理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2-08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法)菲利普·拉古-拉巴特(Lacoue-Labarthe, P.)著;
刘汉全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2

(子午线译丛)

ISBN 978-7-5407-6842-3

I. ①海… II. ①拉… ②刘…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 ~ 1976) — 哲学思想—
研究 IV. ①B516.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8754 号

特约审校:夏可君

责任编辑:吴晓妮 叶 子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5.75 字数:100 千字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首先必须经验并承受真正的苦痛，就是理解和认识到苦
痛的缺乏乃是甚深重的。最绝端的苦痛

致莫里斯·布朗肖

——海涅诗作《耶稣上帝之光临》

首先必须经验并承受到底的苦痛，就是理解和认识到苦难的缺失乃是最深重的、最隐蔽的苦难，它首先迫自最远之远方。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之克服》

告读者

这本小册子本未打算付梓。它只是为取得国家博士学位而在已发表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加或补充。人们告诉我,我应该将我十五年来或更久以来在哲学研究中的一些见解汇拢成某几个,甚至一个论题,写上百十来页。但是,在我这样做的时候,事情转了向。本该是自我的解释,变成了对海德格尔的解释,这无疑是胆大妄为的(或者说是狂妄的)转变。其中原因非常简单:我是在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或冲击(也即他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 Stoss)之后才步入哲学的,如果说我步入了哲学的话。几乎与此同时——几个月之后,我得知海德格尔曾加入过纳粹。必须承认,像许多人一样,我再也未能从这件事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更可以说,无论我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曾经有着(并一直保持着)怎样的崇敬,我也永远不能在政治上,或在比政治更大的范围内,容忍他的这种加入。这本小册子试图解释何以如此。

本书的第一个版本曾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协会少量刊行,有所流传,某些章节也曾多种场合公之于世。通过不同的途径,包括在 1987 年 2 月的论文答辩会上,人们给我提出或指明了某些问题和反对意见。这个新的版本力求对此予以考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作出回答。

1987 年 7 月

目录

1	1. 哲学
8	2. 海德格尔
16	3. 一九三三年
29	附言一
35	4. 错误
47	5. 停顿
55	附言二
63	6. 德国之歌
73	7. 国家唯美主义
96	8. 模仿论
115	9. 神话
124	附言三
130	10. 千年
153	附录: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
170	致谢

1. 哲学

严格地讲,我的这些著述称不上哲学。

这首先关系到最起码的谦逊:我凭什么、有什么资格自命为“哲学家”?

我们且抛开那些特例和传言之类。

我所说的谦逊应当是时代的谦逊,从未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将谦逊丢失殆尽。面对借哲学之名而建立和发扬起来的种种,面对在此发扬中被传统认作哲学思想的种种,面对所谓新的哲学所代表的种种,面对一次次哲学研究所意味和牵扯的种种,倘若还有人拿哲学当作炫耀的资本,或者更为糟糕,还自称是什么哲学家,那将是多么可笑!

当然,此物依然存在:人们在教授和学习它,人们在按照个人的论述风格和某些自定的规则谈它和写它,而当一种比当下哲学研究的自命不凡更加狂妄的(却也很可能对时势的现实和时代的直接利益看得更加入木三分的)“现代主义”计划着使它在学院中消亡的时候,人们在捍卫它——也应该捍卫。然而,即使此物依然存在,此后也只是作为一个传统存在而已,这是一个自此之后被封闭起来的传统。

如今,那种称得上哲学的思想研究,无论其怎样(就是说,无论它的起源、自身领域和研究广度怎样),又何处可见?学院的习惯性研究尚在名义上为哲学保留了一个空间,其实学院的习惯研究本身都已归到“人文科学”之中了。在这个空间中,何处看得到哪怕仅仅是这样的一线机会:哲学能够出现,或是人们能够看到哲学的研究?正是由于一种时代所属的必然性——并不是说时代所承认的必然性,哲学从此仅指哲学评论而已,或者,就算它想摆脱出来,也仅指多少有些出色的、具有某些一致性的变相模仿而已。无可争辩,当代最伟大思想家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哲学评论,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那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品”。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人们指责大学的条条框框时,这个论据便是必要的了),哲学史上最新的两大哲学,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作品,而是发展于大学之外。这一情形与制度毫不相关:哲学的非作品化始于谢林,若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作品,甚至是始于康德。更近一点说,像胡塞尔所著的那些作品,尽管标榜为“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这种标榜,无疑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在大学之外或在其边缘地带,一种比模仿更甚的伪造大张旗鼓地窃取了“哲学”的头衔(萨特),与此同时,一些要求极为严格、态度极为审慎的思想家,则一直在竭尽全力地证实着能够一哲学(*pouvoir-philosopher*)(如本雅明与维特根斯坦,巴塔耶与布朗肖)。

我这里所说的谦逊,当然不意味着对哲学的任何形式

的否认,也不意味着对大学机构的蔑视,至少大学不曾对某种必定产生的不安和疑问望而却步。谦逊,是对一种界限的承认。就我而言,出于一堆我认为非常明显的理由,我更愿意将谦逊说成是“个人”的。但是我清楚,事实并非如此,谦逊也同样影响着和我同一时代的人,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多强大,知识有多广博,成果有多丰硕,概念有多精妙,眼界有多开阔或文笔有多出众。这种极限是哲学的极限:不是一种标志出来的、指定了的,或从他处移来的界限,而是哲学本身所发生的、在自身之中的、切实遭遇到的界限。

因此,对极限的承认,并不是要求放弃,也不是要求否定。对谦逊的呼唤,不是呼唤人们离开哲学,更不是要人们如释重负地摆脱哲学而“转向他物”。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与哲学做个了断。这个曾被海德格尔叫做“封闭”的极限,是无法逾越的。我们栖息在哲学的土地上,只是因为无法居住于别处。这并不是说,从道理上讲,没有一个界限之外的彼世,而是说,从我们这里来看,从哲学本身来看,我们一直都在揣测的那个彼世,是无法识破庐山真貌的。假定我们进入并深入了这个界限本身之中,我们也只能恍惚看到和隐约猜到它的外沿。而事实上,就像近年来几乎所有力求“离经叛道”之作所显示的那样,界限是屏障,一堵太不透明或反光太强的屏障,以至于我们被闪花了的双眼,哪怕向另一边偷偷投去一瞥,也始终遭到禁止。

这是因为此处的这一界限是一个切实的界限,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分界线或一条共持线。这个界限是可能之

界限。哲学发生伊始,换言之在最初表明“在”与“思”是同一的且这同一是真理之所在时,保留着一些可能:对思的限定,也就是每次都要不可分割地对存在进行某种诠释,或者按人们更喜欢的说法,对存在者(das Seiende)的某种经验。而这些可能按一定的顺序相继衰败了,顺序绝非出于偶然,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科学获得的解放和对真理的“批判”观念占据的主导地位。一开始就应该知道这些可能的数量是有限的,它们开始枯竭,并且随着西方向其自称的现代的步入,速度越来越快,日益加剧。这样的一种枯竭并非始于昨日,当哲学开始质疑自身,处于形而上学的紧张之中时,即已初露端倪。换言之,或可说这种枯竭起于这种时候:具有哲学研究本质的关于存在的论题,不可逆转地变成了关于作为论题的存在的论题,之后,无论最新的重大哲学曾有过怎样的风格和指向(是哲学的完成、复兴、颠覆、清算抑或超越),所有的论题都陷入了求助论题意志的深渊,非此论题的其他立论的不可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有追求自己的论题意志,别无他求。与此同时,能够与普遍论题扯上关系的诸种科学,凭此而统治存在者的全部的诸种科学,即主体科学或人类科学,按照一种协调的进程,获得了解放。为此,留给哲学的就一无所有了,存在者的所有领域无一不被技术—科学捷足先登。技术—科学从已出现在哲学本身之中的存在的阵地出击,攻无不克。这就是为什么,将哲学又端起那高傲的架子称之为“可笑”,是毫不为过的。这种架子是且只是,就事论事的、非本质的和从属性的

(美学、人权等等的)报刊苏格拉底主义或人类学近似值。这些与思的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哲学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无法逾越的。这意味着,由于我们不掌握任何其他语言,我们对“哲学研究”之外的“思”究竟意味着什么毫无概念,我们无法再从事哲学——我们也只能从事哲学。这个纯粹的矛盾确定了一种不可能的境况;而事实上,这个极限,就哲学而言,也是其自身的可能性所在。为此,否认和弃绝都是不适宜的。

那么,谦逊,不妄称哲学研究,又是什么意思呢?

或许是:不再渴望哲学,也不再渴求任何其他什么。谦逊或可是处于某种悖论的、必是自相矛盾和“站不住脚”的飘忽状态的一些意愿。也可以说,是以某种方式固守哲学(这就牵扯到对“随便什么”的大肆入侵进行最起码的抵抗了),同时又同意放弃哲学。当阿多诺在形而上学失败之际说要与之风雨同舟时,此举的伟大之中尚有“唯意志论者”的一些影子,且不谈他与哲学共存亡的高贵精神。首先,“失败”一词用于形而上学根本不合适(理性理想的毁灭完全不妨碍形而上学以技术—科学和自己世界的形式继续大行其道,如果它真有自己的世界的话);再则,恰恰是这种唯意志论的习惯需要弃绝。在此意义上,放弃,就是无意志的意志,就是不再求、不再谋求、放松、平静的意志。如今,在对统治的简单拒绝的里里外外,有一种模糊的命令,在指挥我们听任哲学在我们身上崩溃,指挥我们接受哲学的这种衰败和枯竭。不该再对哲学有所希冀了。¹

这样的一种放弃当然需要一种“起因”。但是,这种放弃不是一种决心,这特别是因为这种放弃是时代强加给我们的。最多可以说,从这一决心中产生的是对时代的某种“公正”。即便如此,众所周知的是,如果不是我们预先承认了时代的这种要求,如果不是我们在这种要求面前并非一蹶不振,这种公正的决心本身就什么也不是。²

这里的承认指的是,承认某种迫使做出放弃的事情已经出现,并在不断地出现。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实:一个事件,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即从不单纯来自历史而且创造历史的意义上讲,一个历史范畴的事件,割断了历史并开启了另一历史,或者说,打乱了整个历史。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本世纪的下半叶,则一直处在噩梦和模仿之间,都只是上半叶的投影。必须认识到这个事件的重大性。那是非同小可的,最近三四个世纪的(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辨的完成与理性的破产、解放的言论和统治的意识形态等等,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为,这个事件关系到处于可能之中的哲学本身,是衡量全部西方历史的真正尺度——不可估量的尺度。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件。

注 释

1. 此言不为瓦蒂莫(Vattimo)和罗瓦蒂(Rovatti)前几年引入的那个令人皆大欢喜的弱思想(pensiero diebole)的概

念提供任何一种担保,对“后现代”的那种令人感到舒适的支离破碎亦是如此。对哲学研究的不抱奢望并未与虚无主义达成任何妥协,尽管后者似乎颇能吸引人(究竟又有什么吸引力呢?)。而对意志主义的胎儿的摒弃,必定是以某种现代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的形式加以保持,例如波德莱尔的英雄主义,或者是本雅明的英雄主义。其实,这就是一种抵抗。

2. 今天,甚至就是这种天赋表现出另一种文字的责任。哲学的文字,连同其一整套明摆着的或规定了规范——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哲学书籍的规范,也到达了其限度并枯竭了。至少自浪漫主义以来,哲学是在其表现的可能中被触及的。但是浪漫主义以来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的表示的可能,特别是没有出现“文学的”可能,决定这种可能的哲学的原因本是非常明显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除非中断、搁置、分裂或耗竭这类表面无可能的可能。这也就是无所事事的理由。而在现代的记忆中,也是在其愿望中,自从哲学早早出道之后,正是这样一种无所事事大行其道。也许正是这个无所事事一直代表着作品这一夸张的观念:尼采所谈论的书的命运(*fatum libellorum*)是现代之毁灭的绝对化。也正因此,我的这几页文章,在对哲学不抱奢望的情况下,并不过分困难地托用了随笔,甚至是论文这类体裁——如果存在体裁的话。这种随笔或论文不受机构的加罪,因而免除了某种责任。

2. 海德格尔

这一完全不同的事件,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海德格尔事件。之前,从“哲学的终结”的论题开始,我们已经认识了海德格尔的某些主要论题。很显然,“这个时代无可争辩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海德格尔的代称。这个说法无疑有些夸张,但是另有深意,那就是说,自尼采以来再没有任何思想如此深远地触及了哲学本质的问题(也就是思想本质的问题),也再没有任何思想如此广泛而深入地与传统(与西方)进行了对话。

然而至此,有一点必须说清楚:如我所做,对海德格尔的论断的赞同(特别是对他关于哲学的论断的赞同),或者甚至是给予海德格尔思想如此之高的地位——最高的地位,绝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代表了对“海德格尔主义”的任何的拥戴或伸张。这至少有两点理由。(凡是人们能想象出海德格尔主义的地方,莫不加以揭露,这已是时下的风气,为此,有必要作出更为详细的解释。)

第一个理由,“海德格尔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毫无意义。海德格尔不断申明:“没有什么海德格尔哲学。”这既非

哗众取宠,也非随口一说,而是清楚地表明了,概括为他的问题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造出关于存在的新论题,更不能产生随便某种“世界观”。(本体论的)哲学的界定和拆构(Destruktion, Zerstörung, Abbau),不构成一种哲学,甚至不构成一种哲学的哲学,或者用确曾一度引导过海德格尔的康德的话来说,一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如果说,抛开人类学的误区不论,《存在与时间》仍可被视为对一种“基本本体论”的研究,那就不可不知,自1935年海德格尔就明确且彻底地甚至将“本体论”的名目也尽皆放弃了。有人反驳说,存在的问题——毕竟是与拆构计划本身不可分的——是海德格尔的“独创”,是他的“独选”,是他独自の哲学“立场”。这样的反驳从来不是认真的。海德格尔不仅仅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哲学的全部,不仅仅是吸收了哲学自身出现的“完善”(黑格尔)或“超越”(尼采)的某种宣示(致使他从哲学自身之中接收了哲学终结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就像他坦言的那样,他也正是从哲学那里,通过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第六版《逻辑研究》,接收了存在的问题。他是从全部的哲学那里接收的,如果我们从“遗忘”的最自相矛盾的表现(尼采:存在是“一个空洞的字眼”,是一种“缥缈的轻烟”;黑格尔:存在是“不确定的直接”),追溯到柏拉图在开端之后立即抱有的担忧,便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如果追溯起来——在此我们面对《存在与时间》开篇令人晕眩的章节——这种疑难(*aporia*)在《智者篇》(244a)探讨“在者”(étant)一词的意义时得到证实。如果

有人说,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观点”而已,海德格尔丝毫没有考虑到古代唯物主义、智者学派、英国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等等,那么,又如何解释海德格尔从哲学问题出发,即从对哲学原始定义的坚信不移出发,不曾准确地将其界定为一种局部的和次要的观点呢?哲学的论说可以在一个未加阐明的本体论论题的基础之上展开,海德格尔从未否认过这一点(例如,他曾以此做过关于马克思的出色论证)。而哲学中吸引他的显然不是这一点。

是或者自称是“海德格尔派”,不说明任何问题;是或者自称是“反海德格尔派”,亦是如此。或者更应该说,两者说明了同一事实:他们丢掉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本质,被迫对时代通过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装聋作哑。的确有一些海德格尔的论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可褒可贬。但是这些论题不构成一种哲学,除非是在一种极其牵强的意义上。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海德格尔著作中有一种哲学的姿态(*gestus*),其论述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哲学语言串联起来的。但是这也不构成一种哲学,除非人们以极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不实事求是如今已是家常便饭,对由定义所造成的某种关于存在的论题与存在的问题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佯作不知,硬将海德格尔的论题扯到哲学传统(如黑格尔哲学传统)的论题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不赞同“海德格尔主义”的第二个理由,必须直截了当地承认,海德格尔本人也无法阻止这样一种“海德格尔主义”出现的可能。无论如何,他甚至